



哲

思

无

限  
卷

胡含 / 选编

超级

想象

童话系列丛书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哲 学 无 限

卷

包含选编

**超 级**

童 话 系 列 丛 书

想 象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超级想像童话丛书. 哲思无限卷/珙含选编. —北京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3.4  
ISBN 7 - 5007 - 6399 - 9

I. 超… II. 珙… III. 童话-作品集-中国当代 IV. I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094746号

## ZHE SI WU XIAN

 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 
出 版 人: 

作 者: 珙含选编 插 图: 杜小西 装帧设计: 刘 静  
责任编辑: 汪露露 美术编辑: 刘 静  
责任校对: 刘占生 责任印务: 宋世祁

社址: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: 100708  
电话: 086-010-64032266 传 真: 086-010-64012262  
24小时销售咨询服务热线: 086-010-84037667

印刷: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7.625  
2003年4月河北第1版 2003年4月河北第1次印刷  
字数: 173千字 印数: 1—11000册

ISBN 7 - 5007 6399 - 9/I·413 定价: 15.00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本社出版科退换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## 目 录

- 鼠药·鼠医·鼠民·····谢强华(1)
- 住在摩天大楼顶层的马·····汤素兰(15)
- 翅膀突然消失·····汤素兰(23)
- 有旧照片卖吗·····范锡林(33)
- 装呼噜的袋子·····范锡林(40)
- 我的天·····王 蔚(45)
- 黑白先生传奇·····王 蔚(52)
- 稻草人的梦·····牟 坚(66)
- 淘淘和飘飘·····牟 坚(72)
- 两个麦垛·····牟 坚(82)
- 老鼠乐队里的怪调子·····葛 冰(86)
- 兔面人传奇·····葛 冰(94)
- 阿丁轶事·····葛 冰(103)
- 三块布头的故事·····徐德霞(109)
- 狐狸养鸡·····徐德霞(114)
- 洁白的信使·····徐德霞(118)
- 黑底红字·····周 锐(126)
- 白云上的蓝色纸船·····明 照(135)
- 牛伯·····戴 达(140)
- 大猴子咕咕·····寄 华(152)





- 女孩和鹰 ..... 金吉泰(162)
- 阿斑虎和画里的窗子 ..... 张秋生(166)
- 地下有条奔涌的河 ..... 戎 林(176)
- 丑老鸭 ..... 潘传学(184)
- 时光邮筒 ..... 李志伟(194)
- 苏醒 ..... 李志伟(204)
- 算命先生 ..... 迟 慧(214)
- 神奇的小木屋 ..... 吴 怡(223)
- 橙子战争 ..... 石 节(226)
- 城里老鼠和乡下老鼠 ..... 张 月(236)



## 鼠药·鼠医·鼠民

SHUYAO · SHUYI · SHUMIN



谢强华

高考刚一落榜，我怀着半腔报国无门的心理，就来到这老鼠特多的水镇，办起了一家鼠药制造厂和一个鼠药销售部。

我说我考不上大学，只怀着半腔报国无门的心理，真的只有半腔，我没说错。因为我的祖祖辈辈都是制造、销售老鼠药的个体户，只要世界上的老鼠没死光，我就不愁没发展前途，没生财之道。我并不关心我祖传的鼠药毒死过老鼠没有。我只关心哪里老鼠最多——老鼠越多的地方，购买我鼠药的人也会越多。

我选择了偏僻又肮脏的水镇作为根据地，并不是我神经搭错了火。

我把行李一放下，收拾了一下房间，就到我的“鼠药加工厂”制造鼠药去了。

其实，我制造鼠药的工具、方法和原料都很简单：两只碾药的粗钵子、两三味中草药、一瓶菜油和一些随地可取的黄泥



巴。我把中草药放在粗钵子里碾成粉末，拌上黄泥巴和菜油，揉成一粒一粒的，晒干，就成了。

所以，一个上午，我就制了一箩筐鼠药丸。

制药很容易，但布置我的鼠药销售部就繁琐多了。既要店堂整洁——这样，别人才肯上门光顾呀（做到店堂整洁倒不难，只要多花些力气整理就是），又要铲除鼠踪鼠迹。如果你专门对付老鼠的鼠药专卖店都老鼠成群，别人还会相信你的鼠药吗？自己不饿死才怪哩。

因此，在铲除鼠迹的时候，我施展浑身解数，累得满身流汗。在抹一个壁角时，我咬牙切齿地消灭了一大窝肉乎乎的鼠崽儿……

两天下来，“鼠药销售部”已基本令自己满意：亮亮堂堂，整整齐洁，关键是没有了老鼠溜过时留下印迹的灰尘。

第四天，我拿着手写的100张广告（水镇没有打字、复印店），出去张贴、宣传，因为酒香还怕巷子深呀，何况我这鼠药……

水镇并不多水，只是靠近河边。为了博得水镇人的信任，我买了副深度近视眼镜，架在视力都有2.0的两只眼睛中间的鼻梁上；哇，眼前一片模糊！哇，我眼珠子好疼啊！我就架着这两个“酒瓶底”，跌跌撞撞地走在街上，穿插在胡同里……这正是我成功的所在，你听：

“喏，这个教授的老鼠药一定靠得住，明天我去买点试试。”他们认为戴高度近视眼镜的人就是教授。

“他的店面在哪里呀？”

于是，就有很多人来争抢我的广告看，仅仅一个上午，100张广告我只贴了十几张，其他的都被人们要去了。



我很高兴地走向店铺。刚一进门，正准备取下这副累人的眼镜时，我眼前黑乎乎地晃了一下，就听到一阵“吱吱”的声音。

凭直觉，我知道这是只老鼠。我取下眼镜，果然不出我所料。但还是让我吓了一跳！因为眼前这只对我吱吱叫的老鼠实在太大了：两尺多长，三四公斤重！全身红毛，尾巴少去了一大截。

我细一静神，才发觉它是在对我说话——尽管我祖辈的鼠药不怎样，但他们一直和老鼠打交道，时间一久，就都懂一些鼠语、鼠文。尤其我是我家族中惟一个高中生，对鼠语可以说得上是精通！自小，父母对我掌握鼠语比掌握英语的要求严得多——这只大老鼠说：

“卖鼠药的，你听得懂我的话？我要和你谈判！”

“我听得懂。你要谈什么？”我立即咬着舌尖，鼓着腮帮，吱吱地对这只大老鼠说。

“哦，很好。为了我们的互惠互利，我代表水镇的第二大居民老鼠，与你正式谈判。”这只大老鼠满意地一笑，使它又尖又黄的牙齿暴露得更恐怖。我一阵恶心。

秃尾巴大老鼠庄严地向我提出：“你要少残害生灵，别对与你无冤无仇的水镇老鼠下毒手——只要你肯制一些假药，我们愿意养活你，并为你偷你所需的所有生活用品……”

我当时因眼镜伤了我的眼睛，心情很不好，拒绝了它的谈判：“我堂堂人类，怎能与你鼠辈狼狈为奸！你滚吧！”

秃尾巴临走时狠狠咬了一下长牙：“好吧，有你好看的！”就甩着秃尾巴冲出了店门。

我尽管为秃尾巴临走时的那句话有点不安，但第二天来买鼠药的就蜂拥而至了，我忙得手忙脚乱：一个人既要收钱找钱，





又要点药打包，还要告诉人家如何用药……就把秃尾巴大老鼠那句让我提心吊胆的话给忘了。

鼠药卖出的第二天，就有人来向我报喜、道谢。尤其是昨天买了我一大包鼠药的房东老妈妈，喜滋滋地捡了一大盆死老鼠，对我说：

“小伙子，想不到你年纪不大，制的鼠药倒真灵验……我帮你传名儿。”

我非常高兴，因为我的祖辈做了那么久的鼠药，都没我这么风光过，大家又是放鞭炮，又是送锦旗。就像当年空手打死景阳冈老虎的武松一般，我顿时成了水镇的英雄！

我的鼠药生意格外的红火，我每天要卖掉六七担黄泥巴制成的鼠药。我只把百元大钞清点出来存银行，元票角票数都懒得数，装在一个个麻袋中，堆在我制鼠药的后屋。

水镇的老鼠确实是很难碰到几只了，但我的鼠药依旧销量很大。水镇人太信任我的鼠药了，大包小包地买去当珍贵礼品，送给远方的亲朋好友。这天，我去水镇惟一的邮局给城里的父母寄钱时，竟发现邮局运往外地的邮包中，有98%是我卖出的鼠药。

我多兴奋呐，感谢水镇人们对我的无比信任！

这天晚上，我第一次喝了几口酒，醉醺醺地漫步在水镇的柔风中，久久不愿回去。

突然，我看见镇头斑驳的墙头下，几只老鼠在一些鼠洞口张贴着干白的芭蕉叶。“这些残余老鼠在捣什么鬼呢？”我顺手揭下一张芭蕉叶，走回我的药店，仔细看了起来。

哦，是一叶鼠文。



感谢父母对我从小的严格要求,对我来说,读懂这密密麻麻的鼠文并不难。

“水镇鼠民计划生育令:

经近期的调查证实,前段时间水镇鼠民的大批死亡,皆因X型瘟疫引发……由于我们历年不搞计划生育,导致鼠口拥挤泛滥,引发了X型鼠类瘟疫。

经过这次惨痛的教训,水镇鼠民的计划生育已迫在眉睫。水镇鼠民委员会正式颁布《计划生育法规》十七条:

(一)每对合法夫妻半年只准生一胎。禁止超生、婚外私生,一经发现,即押送鼠民委员会,幼鼠分吃,成鼠结扎或阉割……”

我看看看着,鼻尖上冒出了细汗:这些老鼠搞计划生育,看来比人类严多了……想来,我在水镇的鼠药是不太好销了,因为水镇的人总不会老是买我这鬼才知道见不见效的灭鼠药送人啊。水镇的老鼠碰着我刚开业时发了瘟疫,难道其他地方也会鼠药一寄去,就发瘟疫么……

苦苦思索了一夜,第二天一早,我关了店门,在门上写了句“暂停营业半年”,背上我的简单行李,又去开发我的新根据地。

我来到一个比水镇繁华一点的木镇,扎下阵来。又如同水镇一样,租了一片店面。我企盼奇迹重现。

可农夫的树桩上没有碰死第二只兔子。我刚挂出店牌,贴出鼠药广告的当天,木镇的工商、税务、卫生部门就登门“拜访”了。

他们也没考究我的鼠药到底有效无效,就凭我没有那些说



不出名称来的证件,把我拘留起来。冤枉呀,我的祖辈都没有那种方本本,为什么没拘留过他们呢?

最后,待我交足了一笔一笔的罚款后,我又被放了出来。钱,真可爱。

我知道我无法在木镇以及木镇以外的任何地方碰上美好的奇迹了。于是,半年后,我又回到水镇——这个让我发生过奇迹、最信任我的水镇。

水镇的人又热烈欢迎我的归来,因为水镇的老鼠又多了起来——尽管老鼠的计划生育搞得很严,但它们的繁殖速度还是相当快。

这令我很感动,为水镇人的热情,为老鼠的快速繁殖。

我的鼠药生意还是不错!

可随着老鼠的增多,半年后,水镇的人们对我的鼠药产生了怀疑。

我的生意清淡下来。我心里很着急。

房东老妈妈是个热心人。一天,她看到我愁眉苦脸的样子,对我说:

“小伙子呀,我认为并不是你的鼠药不好,而是现在的老鼠越来越精明了,它们不吃你的鼠药了。如果你能把你的鼠药再改进一下,加一些老鼠爱吃的东西,保证情况会大大改变。”

我还是皱着眉头。老妈妈又证实她的观点:

“真是这样的哩,你看,我上半年买了你的鼠药放在鼠洞口,至今没少一粒哩。”

老妈妈的话给了我最大的启发,我快乐地付了她上半年双倍的房租,对她说:“谢谢您的提醒,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”



老妈妈走后，我立即用芭蕉叶写了一张鼠文，飞快地跑出去，贴在一个大鼠洞口。然后，我走回店里，等着老鼠的赴约。

我刚做完十几粒“牛肉鼠药”，几只老鼠就如约来到我的柜台上。哟，它们真准时。

我欣喜地问那只上次来和我谈判过的秃尾巴大老鼠：“这样准时呀，怎么不记恨我呢？”

“事实证明，你的鼠药并没对我们的生命造成危害，我们有必要恨你吗？”秃尾巴不冷不热、很大度地回答。

我长吁了一口气，为我的鼠药并没有毒死老鼠而庆幸，又问：“那你们怎么不吃它呢？”

“不好吃。我们吃过了，里面有泥巴和沙子。”另一只瘦瘦的老鼠说。

我从盘子里拿出一粒刚制的鼠药对秃尾巴说：“你再尝尝这粒，看味道如何？”

秃尾巴皱了一下眉头，没有接我的鼠药。

“看我的。”我说着，把这粒“鼠药”丢入自己口中，津津有味地嚼着：“怎么样，愿意品尝一下我刚配制的牛肉鼠药么？”

这回，大老鼠接过我又递过去的一粒，也丢入口中：“嗯，味道不错，不错……”

“味道还行的话，就请你们全吃了吧。”我把盘子端过去，发出欢快而真诚的邀请。

十几粒牛肉丸很快就被它们吃光了。它们一边津津有味地咂着嘴巴，一边说：“味道好极了，谢谢你的盛情款待。”

秃尾巴却世故地望着我，说：“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。你要求我们帮你做什么呢？”



“就要你们天天吃我今后卖出的牛肉丸鼠药。”我觉得大功告成一半。

“就这么简单？还有吗？”秃尾巴又问。

“还有一点，要冒点风险，愿意吗？”我试探着问。

“你说说看。”

“就是要你们吃完这种鼠药后，立即装死。”我终于亮出了谜底。

“装死倒是我们家族的绝活……但，如果一装死，就被人踩烂或烧了呢？”

“这你尽管放心，人类是最不愿踩老鼠死尸的，更不愿烧这又臭又臊的死尸，把你们一丢到野外，你们就又跑回来吃牛肉丸就是。”我满有把握地说。

老鼠代表们终于痛快地答应了。

我兴奋得一夜没睡，把准备用来做早餐的牛肉全做成了“鼠药”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就拿着几粒鼠药去找房东老妈妈：“我的新鼠药制成了，你免费试几粒吧。”

老妈妈刚把鼠药丢在墙角，一只大老鼠就从门外溜进来，一口吞吃了，它立即腿抖了几抖，身子抽了几抽——“死”了。这一幕，是我早在昨晚就与秃尾巴商量好了的……

有了房东老妈妈这个活广告，我新制的神奇鼠药又立即轰动了水镇。

我的鼠药生意又好了起来！空前的好！

还有一个男人挑了一担“死”老鼠来到我店门口，主动为我作义务宣传。我对男人说了一大通感激的话，就把它们全倒在我的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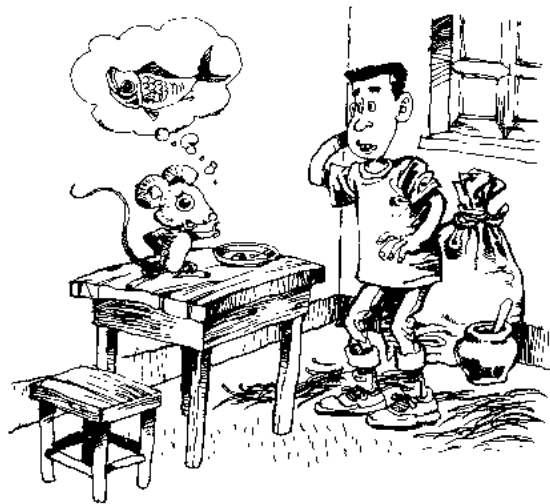
院。自然，它们得到了我一顿最隆重的款待。

有天夜晚，我在清理一天的钱柜时，发现了一张芭蕉叶：牛肉吃厌了，请做鱼丸子。

于是，第二天，我又买回了一大串鲜鱼。我尽管很累，但三斤鲜鱼做成鱼丸鼠药后，可以卖到一头牛的价钱，我累得很快乐。

就这样，我的钱柜里不时地出现芭蕉叶，于是，我不停地买巧克力、鸡蛋、果冻、各类罐头等等食品。

我鼠药店的生意是越来越好了，但水镇的老鼠却越来越多。幸好它们还在搞计划生育。



一天深夜，我正准备睡觉时，秃尾巴大老鼠领着一大群按着肚子呻吟的老鼠闯了进来：

“你怎么这么没良心，害我们呀？！”

我大吃一惊，莫名其妙。

秃尾巴又说：“它们吃了你变质的罐头丸，都中毒啦！你看怎么办？！”

我惊魂未定连忙表白：“这不能怪我呀，我不知道这是过期罐头、假冒产品啊……我真的不是有意的！我怎么敢得罪你们这些财神爷呢？”



秃尾巴相信了我真诚的辩解，龇着的鼠牙隐蔽了一些，温和了一点：“虽然这不是你的罪过，但你有责任。你说怎么办？”

“我负责治好它们的病！别生气！我立即去药店买解毒丸和止泻丸！”我一阵风似的跑向水镇的药店……

我精心护理着每只鼠服下一粒解毒丸和止泻丸，名贵的药丸立即减轻了它们的苦痛和呻吟。

秃尾巴脸色缓和一些，最后露着又黄又长的鼠牙，一耸一耸地笑道：“人类毕竟比鼠类先进，不错……哦，对了，前天我咬鱼梗时，被鱼刺了一下。”秃尾巴把腥臭的嘴巴张开，问：“你有办法治治吗？”

“有，有！”我忙不迭地说，“我正好存着消炎药，你吃几粒吧。”我翻出几片消炎片，让秃尾巴吞服下去。

秃尾巴很高兴，临走时一再说：“我们的合作是长久的，长久的。”它的尾巴突然停止了挥动，“哦，这样吧，我们鼠民今后有什么小病小疾的，还要你多关照呀！”

我满口答应了。只要它们一如既往地吃我的鼠药，一如既往地装死，我什么都会答应。

接下来，络绎不绝地来我店治病的老鼠多了起来：这个肠胃病，那个肥胖症，跌打损伤、淤血化脓的都有……

我实在忙坏了：白天得卖永远卖不完的鼠药，晚上还得给老鼠看病，还要制各种鼠药！我本想请个帮工，但我又怎么敢呢——一旦泄露机密，我还能活命吗？

可有些鼠病我真是不会治。为了自己的生意兴隆，我立即加强“业务”学习：买了一大摞有关研究老鼠的书，给它们对症下药……



慢慢地，我治疗鼠病的医术渐渐高明起来，一般的疑难鼠症，我都能药到病除。渐渐地，我在水镇的鼠民心目中，也形象高大起来。

偶然一个机会，我发现了治疗鼠类 X 型瘟疫的奇方，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秃尾巴大老鼠时，它狂喜得一蹦两尺高：

“太好啦，太绝啦！你是我们鼠类的再生恩人，我们鼠类再也不用搞计划生育了！”

要不是我躲避得快，秃尾巴的龅牙嘴肯定亲吻着了我的嘴巴。它继续欢呼：“谢谢你，谢谢你解救了我。我被这段时间的计划生育工作搞苦啦，计划生育工作真不好搞啊！”

于是，水镇的老鼠又大肆进行生育扩张，我的鼠药生意更是红成一片天！

可以说，水镇近年来的劳动收入，都分别奉献到鼠肚子和我的口袋中来了，水镇人的粮食被老鼠偷吃了不算，他们的钱都因为购买我的“鼠药”流进了我的口袋。

水镇人奇怪了：每天都“毒”死了那么多的老鼠，可老鼠却偏偏成倍地猛增！

水镇的老鼠大有吞没整个水镇之势！

终于，水镇的老鼠轰动全国！国家卫生部终于组织了一支配备高精尖设备的捕鼠行动队，驻进了水镇！

我来不及给老鼠通风报信，捕鼠队一夜突击，用先进的电鼠棍电死了成千上万只老鼠！

这堆堆在我屋后的老鼠是真正的死了。因为我曾偷偷地从死鼠堆中捡了几只回来，我用尽了急救手法，这些“财神爷”硬是活不过来……







但这些死鼠与水镇的老鼠总数相比，还是九牛一毛。得到我情报后的老鼠们，一时安静了许多。

怎样才能一网打尽水镇的鼠害呢？为此，捕鼠行动队在水镇镇政府会议室，开了一次扩大会议。我作为水镇一直的灭鼠功臣，荣幸地被邀请参加这个意义深远的会议。

捕鼠队员与镇上的有识之士，都各抒己见，争论不休，但都有一个共同愿望：将水镇老鼠赶尽杀绝——不过，我除外。

最后，还是捕鼠行动队的队长一锤定音：

“水镇的老鼠确实狡猾异常，为了将老鼠一网打尽，我决定启用最先进的地毯式电鼠仪。只要有空地的地方，就铺上这种隐形地毯！这样，除非老鼠长翅膀飞了……”

我听到这里，脑袋顿时蒙了，下面的话我一句也没听清……

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向店铺的，我头脑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怎么挽救我这些“财神爷”。

首先我想到通风报信。但这种方法行不通：我自己无法一一传递口信，老鼠们也不能在地上行走、串门报信；反过来，就算它们都知道地上铺了隐形地毯，又能怎样呢？它们总要外出寻食什么的呀……

听到窗外捕鼠队在铺隐形地毯、接电路的声音，我突然横下一条心：为了鼠众，我只好铤而走险啦！

好不容易等到夜深，安装电路的也走了。我全身披了一块黑布，握了把绝缘钢钳，走向地毯的电路总线。

摸索着找到那根隐形电路，我咬紧牙关，朝电线一钳子剪下去！

可这仪器太先进了，钳头刚剪破包皮、触到线芯，只见眼前

